

面

□ 汤鹏飞



佑德第三次辞去工作后的第二天,秋天里的太阳终于出来了。

每天早上,在选择吃什么这件事上,他是纠结的。他总是在犹豫中走过一家又一家餐馆,一直走到街道的尽头,不得不转身往回走。当然最终,他肯定推开了某一家的门。也许他觉得累了,再不进去,还不知要在这条街上走多久。

有一点他非常肯定:不会有人留意到他的彷徨。人们很忙碌,没有多少闲工夫,都是直奔自己的目标,完了转身就走。

这天,佑德没走多远,就低头走进一家餐馆。也许是因为阳光正好照到这个门上。

墙上挂着价目表,品种很多。他从头看到尾,又倒着往回看。

先生,你需要点什么?女服务员仰着脸问他。

嗯……

要不来碗招牌面吧,我们的特色。

好。

佑德用余光看了她。这个服务员,脸色微黑,绿色眼影,粉红口红,并不协调,但这是店里的打扮。马尾巴扫着蓝色制服上的白色小花,走远了。

在寻找工作的这段时间,佑德每天早上都来到这家饭馆。

不安稳的生活中,每天固定在

同一饭馆、同一桌子上,吃同样的面,也算是一种休息。何况,还是同一个服务员,她并不让他讨厌。

他话少。一开始,他进门后对服务员说:面。后来,服务员记住了他。没等他开口,服务员就大声对厨房说:一碗面。有时,他还在餐馆外面,就能听到服务员脆生生的声音。她透过玻璃,透过飘着的雪花,看见了他。

佑德进门后,径直坐到固定的位子上,玩手机,等着服务员给他端上一碗面。

早上吃什么,两个人有默契。

第二年春天,佑德换了住处。房租涨了,他只能在更远的地方找了间便宜点的房子。

但他仍然每天来这里吃面,仍然没有言语。

她仍然每天脆脆地喊一声:面!

半年时间,她悄然变得丰满了,浑身鼓囊囊的。动作更加麻利了,以前那种怯怯的神态不见了,语气里的快乐自信,简直认为自己就是老板了。她凭什么这样?

佑德忽然觉得很烦躁,他不想吃面了,想换一样。但他知道,面都到锅里了。

当她把面端上来的时候,他看了她一眼。她笑眯眯的,走了。他吃得有些不高兴。

第二天,佑德来了,没有坐下。她笑呵呵地说,你坐着,面马上就来了。

他说:我没说要吃面。

她听了一愣:那你吃什么?

蒸饺。

……哦。

她走了几步,回头看了他一眼。这个蒸饺,佑德吃得有些艰难。

第二天,佑德来了。她早早看到他,但没有马上过来。忙了一会别的,才来问他,你吃什么?

佑德说:面。

从这一天,她每天都不大热情地要问一下他。他总要假装思索一下,然后仍是:面。

秋天又来了。晴天多,雨天少。

佑德的工作已经固定下来了,衣服也变得比以前平整了。

他进门后没有点餐,径直坐到那个座位上。她端上一碗面,笑眯眯地放在他面前。不知什么时候,两个人又回到以前。

佑德吃完面,起身要走时,她追上来问:今晚还在老地方?

佑德笑着说:当然。老时间。

她的马尾巴摇摆着,扫着蓝色制服上白色的小花。他转身推开门,一股秋天的阳光瞬间挤了进来。

最后一台照相机

□ 孙壬林

李明是一个23岁的小伙子,刚大学毕业不久,是一家文化公司的普通员工,收入一般。

李明长这么大,却从未拥有一台真正的照相机,这在单位里算是稀奇事。李明之所以没有照相机,是因为他正处于创业期,他自知资金的重要,生活上他都是省吃俭用,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去买相机。

“等我有钱了,我一定买个最好的!”李明总是这样劝勉自己。

一天,李明路过楼下商店,刚好看到一台正在促销中的照相机,李明慌忙凑上前去探个究竟。虽说是促销,相比之下价格也确实减少了一大半,但这对于李明来讲,却相当于几个月的辛苦劳作。

李明咬咬牙离去,只当过了一回回瘾。

回到家中,他见到母亲坐在沙发上,翻看全家福相册。昏黄发暗的相片上,倒映着母亲少有的笑容。李明内心一片酸楚,他不禁想起了以前,记得当初家里要照全家福,都是得搭车到县城的照相馆才行。

那晚,李明躺在床上辗转反侧,彻夜未眠。

早上,李明拖着疲惫的身子路过楼下商店,他的双眼仍停留在那台相机上,可也只是几秒钟的事情。

一夜未睡,工作自然就没有效率,李明因此被老板叫回家休息反省。一路上,他左思右虑,究竟应不应该买下那台照相机呢?当他再次站在店门口时,他想起了昨晚沙发上母亲的笑容。此时,李明发现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强迫自己不掏出钱购买相机了,因为他认为如果不这么做,他一定会后悔。

走进商店,李明有点激动,因为这台照相机,将成为家里的第一台照相机。

“你好,那个……请问一下……我要买这台照相机!”李明伸出手指着促销单上的照相机,由于太紧张,他说话不由得犯起结巴来。

“不好意思,先生,最后一台照相机在刚才就被预定了,您来晚了。”促销小姐很礼貌地回道。

李明愣了一下,忙道:“预定?那这样子说就是还未正式购买了?”

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……那请把它让给我吧……我……我现在就能买下!”李明喊道。

“这个……”促销小姐有点为难了,“不行的先生,如果超过了预定期对方还未购买,那么您就可以抢先,但现在是不行的,很抱歉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李明失望地走出商店,十分自责,如果自己早些下定决心,那么便可如愿以偿得到相机!

过了几天,李明到那家店买手机电池,意外发现前台的促销横幅还未摘去。

“小姐,那相机还没被买走吗?”李明好奇地问道。

促销小姐耸了耸肩:“今天是最后一天了,但预定相机的客户还没来。”

“那……那我是不是可以买下?”

促销小姐看了一下手表,说:“嗯,是的,还有10分钟左右就超期了,那么您就可以买了。”

李明十分欢喜,二话不说跑回家中拿银行卡。当李明跑到商店门口的时候,正好看见一个大妈在前台和促销小姐交谈。

“阿姨,您来了,相机还为您留着呢。”促销小姐主动问好。

“还好赶上了!孩子,真是谢谢你啊。”大妈气喘吁吁地说道,并将手上的一个黑色塑料袋放到桌上打开。

黑色塑料袋中是密密麻麻的纸币,有100元、50元、20元,甚至还有1元和5角,促销小姐惊愕地看着桌上的一张张纸币。

“孩子,你可以找人帮忙清点一下,我已经数过三次了,一分不差。”一看到塑料袋中的纸币,大妈就像孩子一样傻笑起来,“这些钱是我存了好好久才攒出来的,从我儿子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存了。那时候家里穷,买不起相机,但我看得出儿子很喜欢,所以那时我一有零钱就会塞在枕头下或箱底下。刚好前几天看到你们这里在搞促销,要不然我就忘了这事呢。呵呵……这么多年来欠他这个礼物今天终于能还了。”

这时促销小姐看到李明来了,十分歉意地说:“不好意思先生,预定客户已经来了。”

大妈转头看了一下后面:“李明……怎么是你?”

“妈!”李明喊了一声便哽咽了,他没想到那个预定客户会是母亲。



■ 投稿邮箱:

ljz@cnbn.com.cn

■ 插图: 严勇杰

永鸣益吞世界

益往直前

16

2003年3月18日,小布什向萨达姆和他的两个儿子喊话,要求他们在48小时之内离开伊拉克,作为避免开战的最后通牒。同时,美国政府也要求留在伊拉克境内的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,24小时之内尽快撤离。

3月19日在约旦安顿下来后,我们马上跟台里做了两档连线节目,当时《直通巴格达》还在播出,白岩松也依然在跟我连线。虽然,我们整个报道组情绪上受到很大打击,但是大战在即,容不得太多思虑和犹豫。

3月19日,战争开始的前一天,我在约旦的酒店大堂里,意外碰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2002年,我曾与这朵“战地玫瑰”在阿富汗“生死患难”,我惊呼了一声:“闰丘!”

来的正是凤凰卫视的记者闰丘露薇,她和她的摄像同事刚从香港来到约旦。

凤凰卫视前前后后来过三拨人。第一次是记者郑浩,自己扛着台摄像机就来了巴格达,要做一个临时的短期采访;第二次是凤凰卫视驻莫斯科的记者卢宇光,

追着前来斡旋的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来到巴格达。

凤凰卫视喜欢“单打独斗”,不需要经过外交部,不需要来回盖章、批件,所以他们的记者出国采访,要比我们这些吃“官饭”的央视记者方便得多,几乎是说走就走。不过据说他们的老板为了控制成本,对外出采访的记者实行的是“包干制”。比如去趟伊拉克,10天时间,就给你一个整数,包含了吃喝拉撒、采访报道、卫星传送等所有费用,用不完的归你,花超了得自己掏腰包。所以,凤凰卫视的记者一般比较“抠门”。没办法,人家是“资本主义体制”。

郑浩和卢宇光前后都找过我,借用海事卫星电话,蹭饭蹭车。虽然当时从巴格达给北京和香港打电话是8美元一分钟,但身处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”的我很爽快。一个人出门采访不容易,都是中国媒体,同一个战场、同一种理想,我们能帮就帮一下。

当时,“9·11报道”之后的凤凰卫视已声名鹊起,也给中央电视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,但我们这些冲锋在前的记者,见面后却是把盏言欢,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剑拔弩张。

记得卢宇光走之前,我一拍他肩膀:“兄弟,这次你在我这儿蹭吃蹭喝,等我到莫斯科了,你得回请我吃大

餐!”几年后我去了莫斯科,他听说后,果然专门找到我,请我们报道组一行吃格鲁吉亚烤肉、喝扎啤,大家说起在伊拉克的事,也有不少感慨。

他乡遇故知,我们报道组请闰丘露薇和她的同事吃了顿饭。话题一下子拉到撒离上面。

我感叹道:“怎么想怎么窝火,太窝火了!就因为一道命令,我们眼睁睁痛失了一生都不一定能再有的新闻报道机会,大战将近,竟然就这么撒出来了,你说都不郁闷?”

闰丘听了也跟着我一起叹息,还一个劲地安慰我,顺便也问我一些巴格达的情况,她刚来,人生地不熟,也挺着急的。她还告诉我,国内外外交部当时对各个媒体都有指令,所有中国媒体、中国人建议不要进入伊拉克。简单地说,只出不进。

闰丘试探性地问我:“水哥,你看怎么办?也不让我们进,我们台里的指示也是不能进,只能在约旦待着。”

我说得热血沸腾,立马帮她分析了一下形势,说:“我们是中央电视台,是中国国家媒体,外交部的指令对我们来说有很强的制约性。但你们不用怕啊,怎么说你们也是境外媒体,香港注册的,也不直接受外交部或宣传主管部门管束。你何必还这么谨小慎微?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马晓燕